中华古籍保护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十九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選評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贊

辛稼軒畫像贊　宋陳　亮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髮之旣班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眞鼠枉用眞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評　屹然鼎呂之重

接輿讃　　　　元 吳萊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遊放言鬼行神則內居鳥鶩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屆救時斯亟從政者殆殆麟未蹬何鳳之翽曷違我眞逆愛世害繄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犬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遁名姓蕪菁是食駟鎰枉聘聿和其光克完爾性高飈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扈曾弗服裳豈無汚濁譏我踽涼既馳且騖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評　恍聞爾歌噦噦在耳

蚩尤讚　　吳萊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齧草木菑翳奚靈不鑿旣夥罔衞蚩尤者出始搆禍端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掀鑪掀鞴鎔精瀉液舍我耝耰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愼術小人攺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匪蘄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捭闔技擊横行夫何攻戰尚洊禱禡九嬰乘城窫窳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曾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匪武我贊蚩尤敢違所攵

評　蔡碑漢碣宋元之文未有奇于此公者也

盜跖讚　　元　吳萊

我觀古人我贊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輿是棲間巘是鑿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于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僭汝刀戟機汝㫺獲汝日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佹倖邪侈因之而攘愍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萑苻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贊為善者傷於乎哀哉[illegible][illegible]罔極

評　奇論妙論

賈刪定畫像讚 并序　　元吳師道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奸臣倡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國未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于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使群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爲左迪功郎嚴州桐盧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

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馬陪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爲戎虜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虜則天下將圖覩而起不怨虜而怨陛下曰劉毅之禍可爲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夫畧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爲壯曲爲老毋以强弱論事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

既遠竄而公願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忻趙雍胡程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弥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讜議今亦無攷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縣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嘗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辞遂致

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删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權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俾獲拜其像英風義槩凜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已羞越職叩閽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日惟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繫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敬止

評 此一腔熱血有不入地而三年化為碧者也

方孝婦序係讚　明　呂浦

孝爲百行之原盡其道以名於世者古聞其人矣今未之見也况爲人婦而得以孝名尤絕無而僅有宜嘉歎而表異者也暨陽楊君敬妻方氏事姑孝姑何氏臍道患溢弗能親御偃溲方毋浸泆湯槃中指探出之歲久手紋龜裂無倦色姑得以壽終可謂行人婦之所難者矣卒年六十一葬黄茅山之原金華宋君希濂父聞而嘉之恐其事之無聞也大書孝婦字表其墓且作辭以勸來者嗚呼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心也行人之所難者孝子之行也今孝婦之孝其姑不啻孝子之孝其父母名曰孝婦宜矣昔漢陳孝婦終養其姑名聞于朝崔山南祖母唐乳其姑猶芳簡冊焉知孝婦之事者於今而聞于後乎然其名也則自宋君始予以知君好善之聲錄是而益彰矣喜爲之讚以俟夫觀風者

讚曰於戲孝婦淑德懿行孝養厥姑匪懈温凊姑嬰奇疾醫療爲難竭力殫心不辭苦艱閱歲既深手紋龜裂一時淳風千古嘉節茅山之原不碣不碑不有發揮其孰知之猗歟宋君豈弟忠厚大書墓表以勸厥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哀今之人不孝不友矯首

崇阡寧無愧咨嗚戲休哉

許其馨香上達于天

龍馬贊 有序　明宋濂

西南夷日昔出良馬而産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巖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暢夷人立柳阬泮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瞑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産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

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閭尾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韁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臣高敬囊砂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于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鋒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晋臣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

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豢龍之說雖相傳于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没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僑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于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興自致于天閑十二之中

揆之于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驥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皷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弁聚通精靈龍胡盈臱臆輕竹披耳鏡縣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頳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莖莖堪

夷內孰敢蹄不蹶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　天子
在樹悳不必連年徒用兵

陳明卿太史評　古來善狀馬者莫如老杜此文
更錚錚天生神物非此神筆不稱○極狀龍
馬之奇指歸不用兵頌不忘規

滕奉使讚　　明宋　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丈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二夫者雖辨如虞姬知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

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褁屍而藁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使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域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唐烈烈黄幡褁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評　可方文山正氣歌

練氏夫人像贊　　明宋濂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舒慘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育挺然而莫之遏矣世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逮乎雞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于其間不爲氣運之所遷變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弗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于後人者其澤曷有既哉閩之練夫人諱鷰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有肉髮深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

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岩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邊鎬爲行營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郛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

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報施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啻如一家眞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著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倚是則天地生生之道絶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以遺

像求予賛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賛之曰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女工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旗旐繙繙以扼建關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絶首以縣夫人曰吁乾坤創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爲唐臣建旄而軍爭城以攻火旗畫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冕爲人夫人之仁曷其報之曷橐我私曷授我旗旗植于家有突而譁我劍之加夫人曰於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衆若林昔而斧礎令而謳吟夫人之亡其魄巳藏其澤愈

滂傳紫襲龜霧滃雲瀰被于今茲遺像儼然萬冑斯
瞻朂取則焉

評 一婦人完一城之命古人幾人當是大菩薩
現身

濵滓生贊有序　　明宋濂

濵滓生者玥江廖應淮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濵遇蜀道士柱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甍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敎以冢中書其筭繇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安裕將敎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瞪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

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
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
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
將焚燕猶呢喃未巳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
之競指以爲恠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聘聖猶時
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曾樓闔室中戊
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
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
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
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群望風奔潰生大
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
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
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
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輙詆駁以爲樂及
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
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
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
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
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
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幸業

復屢受■斥不怨生將遁時否復至戶發側手布
籌雖平昔所斬若終身不二示八者一舉授復復後
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
月中〻一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
寺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
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
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
萬言金猶間傳于世讚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
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隆緒微茫誰其我綴我黎我

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墟而
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
百原超神冲漠凝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崚
匪厓我涉其顛莫測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
弗傳有寘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偏載神于言炎炎
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挪色之赤矣眚祥見微土髮
亂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藿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
瑟又龢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旅■央央我車麗麗

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
其何能日人有恒言風雨漂搖戛宇障之涉于大川
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孑孑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鴉舞于林鬼瞰于舍孰拔是艱
魯莫之艾乃愁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寘膍生之
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于數一曲之掩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
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評　宇宙奇人何所不有讀此當有格外之境

華嚴經贊有序　　明　宋濂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甞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尊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擣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假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盲人目非聦道者欲推赤金素銀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于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于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藩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偈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

爲異于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玄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于是親爇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綱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克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于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于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于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于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編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

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
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
夢千刧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
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
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
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
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
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
體即呈露苟執于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
爲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祗

夜以爲賛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評 此公深于法乘乃爾兼綜內外透了天人今
時安得有此鉅儒

心田讚

明鄭棠

震旦東洲婺星分野之墟昔有長者以宰官身曾宅百揆締構精藍莊嚴妙相前朝賜額云覺報寺世奉香火燈燈相傳宗派嗣續今茲住持法名心田志心嚮道棲心禪那祈報祖恩進脩無漏持守律儀冀證覺地遇善知識端居竹間香雲輪囷華蓋覆座具大辯才發廣長舌舉最上乘宣第一義敷演詳說豁達光明普照無際了覺頓悟無有蔽礙是時竹間被服儒行口道儒言或謂儒釋二途未悉究竟於是訪蓬萊道山居士願申前說廣揚字義居士聞言合掌讚

嘆善哉竹間乃能爲苾蒭指視眞實譬喻開悟發明心田秘密奥旨用闡正法不可思議是宜讚揚一一分別我觀大地具有泥土亦有沙石沙石淨盡泥水融合是名爲田彼大田者更有稂稗加以耘耔斯播嘉種時有旱槁滋之雨水斯成嘉穀得以粒食凡民有饑資穀爲養功用利濟以有田故我觀世人具有妙性亦有根塵根塵清淨性空明體是名眞心妙淨明心客塵纏繫遠離逈脫斯具圓通徵心辯見破陰褫想斯克圓果得成正法衆生迷昧聞法得度是諸法施亦以心故常住眞心是名心田嘉穀既成田土

常在妙性眞心亦復如是此卽佛說眞常妙道息心妙旨我今宣露作是念言是亦枝蔓言以載道得道忘言重爲說偈曰

我聞一切法悟入各有因叅講說問答亦各名號殊百千萬億心心各有說理趣歸一同心性本無二敷演眞實義猶如渡河筏愛河廣迷津顚倒苦沉溺須假筏濟渡以得到彼岸安樂淸淨界畢竟筏當棄佛子何因緣名立心田號名號亦虛假說假其辭支一窮趣義巨細縛虛空觀空無所見云何有住着拈花微笑頃一嘿機已悟善哉竹間士機動籟自鳴

漸次精進者亦以問答故我今重宣義試問何者田此田卽大地又何名大田以能生嘉穀與地種各異所種名雖別資生同飽饑亦因人力故強名斯二者如人具眞心又何名妙性情性混一心情離性空寂以成菩提道種種皆佛法道法名則二饜飯充足同亦因精進力強名曰道法眞心妙性名二者等無異心田假立名名號總如是今若作思惟強欲眞議擬望道未之見去道知愈遠無性亦無心無名復無說是證眞常道當作如是觀

評 明心見性無礙辯才

宋潛溪先生像贊　　明許元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葢其積于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尚多寧勇謝乎簪裾而終冥情于薜蘿瞰潛溪之沄沄仰高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曾遑恤乎其他

評　雅詞逸韻

靈泉頌并序 唐駱賓王

聞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協于因心夏凊冬溫愛敬弘于錫類下逮六幽之奥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史昉之嫡孫戸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親永懷鞠育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允宗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興悲泣高唐而咎己東遊下位歡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例將申返

哺之情敬立身其若斯于從政乎何有時歲亢旱金石行銷遠近川源殆將堙絶濬井皆爲湯谷通波盡汙池大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溫勞之疾非濫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痾色養旣虧憂惶靡訴俄而廳堦之下忽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井若醴氣涼如冰此邑城控剡溪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岡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曾微穿汲之利非精神貫于有道純志浹于無私孰能洽冥貺以通幽道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于一言姜頗孝思潛波移于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

冕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情異則軒冕猶塵泥片善可嘉朝聞甘于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于白圭以爲執友素交豈祿利輕肥之謂也賞音達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所恥者殁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隅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覩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典頌鏤琬琰之無慙乃作頌曰

粤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存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通神

顧我恩極因心感至寔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恩永錫尒類

爰有芳人景行芳塵事諧則感道洽斯親孝爲禮主名是實賓倘斯文之不墜知盛德之有隣

評　駱丞之文多詞勝于情此却情勝乎辭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元吳萊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綱隳壞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楷窳二氣苛慝禮樂不興緊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日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曾攸同申以象箾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渢渢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隊湯禹虞舜之降曰濩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麥聲知政閎覽博古或登或降踧踖傴僂夫何自鄶乃不及曾公畢私疆寖棄厥緒或僭以佾或雍或旅褰磬武鼗方叔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宛彼始基器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鄭子學在四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日趍濡哇恒用鴂呐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懐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評　古色斑駁恍睹鼎彝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元吳　萊

惟漢六世大展廵狩于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與壯哉盍夫荆陽之域水土墊溢滛蠻蜒行風雨怒作掀艫蕩綷睒瞪懮愕莫之敢攖上乃御黃閒挾剛桂朱韘闓體而騰㩧白羽應弦以砰磡霜披鱗頰霧皺髻鬣肉淵髓硤披角劙耳于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愘虔耋老懽忭信帝王之英畧天下之奇觀巳人莫不曰齊臣駗擊呂梁雷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掩渺漢之貪鷙制篁竹之炎爇强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沸㓨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于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迹之悅遠之儷雲鳥之散沒魚鱉之顓顓殆有不必勞予而挫鏑者臣乘臣朔臣助臣壽王躬覩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廵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横匯兮陂障險隘有蛟蝺起兮中路洶絕驚拿齧攫兮渤潏作蠻上之頳怒兮發我獷厲起施猛㲉兮髻角盡皺九嶷曉出兮矯立巀嵲舳艫暮援兮波濤疊

雪上神且武兮瞻仰桓撥功員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評　千奇萬怪洞目駭心

平江漢頌　明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與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摇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

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悳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亾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

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
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巳
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
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
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創遂潛保
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
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斃八月虜食盡
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既
窮日夜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
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

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
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
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
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緡
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
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
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
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
也而史臣其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
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

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三國未足
多讓而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譔爲
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
其詞曰
天眷有惪寶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旆東指
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
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
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
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洊齊六軍
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鬬胡不然復豕而啞

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
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傾爾
誠揕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乘巨鉞以誓
以戒以速其營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旗旐揚揚艅艎
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
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行衝擊藥爇駭星流
火戟虐燄電犇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
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櫝桅奏驅筍束
蜎蝙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襯扶創而逸聚于
湖粵僅存喘息或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

如翼翽歷四旬飛走途窮將月萬夾以絕其衝我旣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柔而鷹之從酣戰六晝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魯首貫精及顱仆不枯柳大憝旣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昏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揺形於樂歌飾以鐲鐃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策惟 皇神武

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過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遐行永作民極

評 善則歸君一篇俱是此意若侈稱將烈便失裁矣廊廟之文所以異于山林也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明宋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　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䕶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爲艮篆帶以方候其爍剛如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槖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滃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月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煒其容輝信技殫于人巧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層臺副以簨簴聚千夫之力鉦縆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迩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

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乎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辠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遹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喆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睢于濠梁　眞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徠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範鳧氏乃具鑪鍾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賴八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熒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碩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

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

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一評　聲振闛鞳體式珪璋東壁西園雍雍盛世之

業

試劍石銘并序　　　　元吳萊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崚之鑠惟銛之斮山靈奉鐔白虎司鍔神威勦剛殺氣纏錯考堅瑕破發迺遠畧汾洮乘軺郛郢強析風斯輕剽志用驕虐戢然兕駭欻爾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評　劍氣猶存誰謂白虎之精已銷滅也

秦坑銘

元吳萊

唯嬴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曰以壞嬴日以趺竹帛烟起于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闢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微言如綫横議益鄙鈎鈲析亂不撲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綦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適從

評 奇快之極千古絶調

韶石銘　　元吳萊

遯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於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岌彼海隅我奏我韶者定俯匽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嬴式詭人心孰淫非鄭卒聵古音泠泠斯深濔濔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巉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評　誰敢作此非非先生無此文胆

平廣海銘　　明章懋

惟　聖皇肇位四海仁孚德洽無遠弗屆雖九夷八蠻僻在異域自古正朔所不及者莫不重譯來王稽首稱藩惟是兩廣溪峒諸獠怙恃其阻昏迷不恭以自外　天子之威命逞其悍驕肆厥殘害以蜂蠆我南鄙之民乃爾自作弗靖干國之紀　皇用震怒命將出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不碎者執訊獲醜不可勝計克蕆大懟式遏亂畧由是東而廉雷肇慶諸郡西而荔浦洛容之鄉妖氛醜穢迅掃無餘而嶺海清矣積年逋慝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與爲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爲之銘曰

維彼蠻獠種類實繁椎髻夷面獸心鳥言槃瓠遺孽依山阻溪弗循王化是曰生黎與華雜處禮異俗殊性多獷戾惟利是趨喜則人君怒則獸攻漢有尉佗宋有蠻儂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畧事覊縻大明御天梯航並至神化旁達聲敎弘被五嶺之南百粵之域峒猺山蛋悉歸版籍置吏設官因俗而治化生爲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失宜稔生釁隙肆茲羣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干戈相尋蜂屯蟻聚羊狠狠貪胥戕胥害毒痛海南　九重宵旰

仁未即夷滅曠誅數載愈肆猖獗嗷嗷生靈詎堪荼毒頻膸弗去寗有嘉穀桓桓虎臣受命徂征赫赫業業揚搉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遏寇攘以解倒懸衆皆不愆自速其亡翹厥螳臂車轍是當士氣橫飛于奮于殛散其部落火其營窟荔江之浦斷藤之峽鼠穴蟲窠一舉斯拔乃移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梧東而廉雷破竹其勢靡堅不摧覆巢之餘遺𪊕難全震霆之下掩救弗前百蠻膽破羣酋體分罔敵我師深谷其奔　帝有恩言將無黷武凡厥有生皆吾赤子持杖爲寇釋杖爲民彼如

效順亦與維新乃休吾兵乃綏其誅是致是附撫厥懲餘妖氛既掃珢困以甦熙熙　皇仁洽于海隅疇疇昔南人鷄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不鳴疇昔嶺外商旅道壅今行于途摩肩接踵㿡包青箬飯褁綠荷趍墟歸峒以笑以歌山無瘴烟海無颶風變夷爲夏咸在陶鎔露布奏捷喜動　天京于　廟告功　皇心載寧威加裔荒功光古昔小臣作詩永頌　聖德

評　策勳紀伐昭布威靈足以震懾兇頑遐宣德化非與京觀吵武燕然誇庸者比

座右銘

明趙志皐

予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户牖諸銘未嘗不憮然深思云以彼乾競而宏無競之烈猶日怵惕焉懼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心乎吾儕自省何似顧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忝爲三人貴伊何匪道胡躭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喆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欲窒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備無鬻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經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滅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惟人自基謀藏惟遐不藏惟近爾則誰懟胡不思[illegible]

評　端人厚德之言

金華文徵卷之二十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選評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雜著

斲琴志　　唐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水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濤濁應亦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

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瓏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亦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亦四顧得色上面旁睞或懵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子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闚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

朧朦嘻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夔入閈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况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斤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之。

評　洪容齋極賞此文玩之眞是妙理絶調

玉筯篆志

唐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受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奬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字而寂寞無人其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眞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璧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眞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解鮮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睇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我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亦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

容侵暴日久攝剟坼裂玉筯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啻予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氷同爲唐人吾知氷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予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氷生於秦時尋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氷既即世是字寳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爲門户見覩之物矣氷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寳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寳之

陳霆評曰文亦蒼雅相稱

養貍述　唐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貍貍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某居時曾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敲拍叱嚇畧不畏忌或暫黽俛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釭續晨與役夫吏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釭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深心閟當其意欲掘地誅翦始二三十日間未果煩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貍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貍忽躍起竪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帖服不敢竄貍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臑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釭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貍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貍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横抛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囓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絶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异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力術故得恣横若此令人之家苟非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爲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恣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於陰私掀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横則玉衡七曜亦必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于人間耶其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内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君子

評　持論諤諤

悲剡谿古藤文　　唐舒元輿

剡谿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

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枲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谿猶不足以給況一剡谿者耶

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夭閼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夭閼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陳霆評曰寓感清深

貽諸弟砥石命　唐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懸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潤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于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

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嘆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鋩利苟蹔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鋩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掌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殁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

日月之光景邪吾嘗覩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豈爾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然非彩敍道義自埋于偷薄之倫者然吾自于名在京城兎餽已十九年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于薪菜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睦惑爾容易狥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于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祗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于其側曰

劒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評 法言凜然眞韋弦之佩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宋范　浚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間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陽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

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壘敗既左授内鞅鞅觖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鑴其先世官爵破丘墓劃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于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

僕嘗爲漢切齒于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柎循者人人心姝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管芥母姊兄姪魚肉戕之包藏禍心剪剌肺附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領領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因等天下之人推心搤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

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胄炊麥爲飰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矣況將軍親宗蕃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縶辱至尊芟薙天枝斲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同旗內向崇奬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其肅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提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宂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

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鬬不容䙏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華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禕襲旒衮剗剔唐號坐移門龜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憮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剚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

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旣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兇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訑而不戚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

氏者使孝逸受命于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切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徃先帝爲天后鉗勒戚戚戚未甞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逾憤欝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鬚其顋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讉也旣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華命號周

評　縱横莫當

說佩贈鄭仲舒　元戴良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旣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舒曰是予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爲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衡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衡牙與珩言其承也衡牙居中而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

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緌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韘以表其用有帨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佩者以其能安是佩于君子也非其類而猶用之以爲佩佩者以其能存是佩于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

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鋭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于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于朝廷然亦不使遠遠乎左右葢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于君子乎夫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于其君若璜與衡牙之有係鋭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于君

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韘帨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鋭焉而鋭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于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無負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葢望其有以見法于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説佩以贈

評　考據典贍託規深遠

畏愼訓　明蘇伯衡

趙君彦嘉畏愼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日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廸于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戰戰業業若涉春氷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愼心非畏害制事非愼害應惟畏惟愼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决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蔓之茲君子涖事若治絲用愼爲擲若運輻用愼爲

轂若除蔓用愼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旣克聖亦罔匪惟畏愼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愼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廸畏愼與不廸畏愼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存厥身亦惟克畏克愼畏不畏愼不愼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愼厥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愼亦克用愼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愼其乃無畏

否則終入于畏雖慎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慎慎哉爾曷雖慎亦慎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兹不啻不凶于廼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勗哉

評　丁寧語故詞氣爾爾所繇文章貴辯體也

空同子瞽說　　明蘇伯衡

楚王入於雲澤若虎兕若蜼玃若鹿豕若鴻鴈若鵁鸕若鶖鶬若鷫鴜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於鷹犬或隕於鋒刃或傷於綱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於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𡚁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才自炫哉

評　此篇可砭叔夜諸公有才不可炫況無才而爲車上僊者乎

瞽說

明蘇伯衡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騶儈乎其皁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薤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銅[redacted]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徼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祕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並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redacted]題湊乎將相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

而反其眞乎嗚呼噫嘻盍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蟒蝙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哀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沒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騎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

藉巧如工倕腰懸章紱手執璧圭布襯錦綉堄[illegible]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澌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革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壠塋域又將稍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閒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

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徂詐舞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仰有拾有取爭勢利計崇卑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徒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絃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評 人壽幾何令名無窮讀此可無灑中山之涕矣

贅說　　明蘇伯衡

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　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推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聞於左右曲沃之奥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榦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蔦與蘿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

也疾之見憂於里人曰　佯非神之爲惟木之惟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粥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况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

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蒍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蒍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

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是私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爲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惑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討所以爲事之本聽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評　三段指喻明切眞千古炯鑑

論文

明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

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衞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張何也而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馬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

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驟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

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語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陳明卿太史評　奇波層出讀者忘倦

志殺虎

明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啼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聿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亦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徃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威懼益鼓噪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

之幼弟奮戈刺之自腢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無能爲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剝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兎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所知鑒也乎方甲有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旣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

絫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
于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
之傷也牽于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
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
沾賞典猶可得乎猶可得乎

評 感慨有餘情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明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緟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氅編襦土芝縕食動趾踉蹡發辭謰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廸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蟣蝚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騖氣雄鼻尖出

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韔芍仰落雙鶬俯搤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遼館廷實惟供疊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蹉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衡闥輔寄牙瓌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援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爝非勒銘于燕然必建標于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嫪嫽衛霍擁軨樊陳

慨然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
榮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曾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企末照其視處環堵戹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嘯畢畢南陽之畊落落茲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
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
疆總三條于中區限兩戒于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
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

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莊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
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
彰走將箭徙御戒樓航濯足于咸池晞髮于塼桑豁
氛埃于人寰發忠信于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
一間之句閈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
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
予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
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
宜苛察纖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掭椽不
斲型簋唯土啬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

辭務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圜闔千目莫窺秉要法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形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歎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敎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壓泣森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渢渢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雖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是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眇列繙繙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鶩冥扶胥象車雀杳行馬飛梟武衛大櫓驢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祭六形旂旐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掩掩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非干函谷

或喋血于太行或狗地于臨菑或堅于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如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嚴生師皇馬鑿玉桂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閒女凡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佹奇玉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宫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轙

服太極之轔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于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眞學徒巧辯或正或叔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綈侯相傳内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閟其

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擽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澀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草冡名性氣體何圖指俺姝而重摹迭儗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啄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麗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麄近之然滯于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歿世之眞儒師師萌厥倀倀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擽腐艦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

殆而嗚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嚱蕢葩盈室何有芳蒸繁星爛宵孰知朝瞰寧不使我怡怡而惺惺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顚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捬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剷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𥈞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塗

愈幽深兮烱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桀赤麟兮文之典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于歿齒乎

評　披華振秀爛然七襄之杼

刪古嶽瀆經

明宋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山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勑軒闕不能典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禹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欃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縶兜盧皇威載揚犂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叶厥形肖蝯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蹄掟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逯臧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譬如犬羊縶諸淮陰龜山之旁木魅水精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旣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篆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葢深于古學者也鑄窳器與方乳曲文大鬲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評 蝌蚪之文

紀先人遺衣　　明鄭淵

惟我先母之亾年止五十先君之亾則六十有七痛念生死先後靡常而其平居笑語皆與俱化有不可得而見然于心之所觸終有未遽泯者每有所感輒凄然淚下至于仰天慟哭者有之故於先君之行先母之德既請當世立言君子著於銘文其儉勤可以爲訓子孫者亦不可不詳紀其實以告方來淵自爲童時常見先君服一毳袍老而不更四十餘年之間綻裂紉補日增歲續葢不知其幾矣人謂其獘可以易矣先君則恬然服之且謂之曰吾豈不知新爲美

而獘爲惡也吾性頗好儉順吾儉者乃所以養吾性也先母歲常治絲擇其精良者成縑帛以賦公上麁弊不治者則斂而積之每於寒燈深夜緝而理之又手運而足輪之指爪之間爲絲所蝕剗截如鋸齒其辛且勤也不亦艱乎幸而至於成丈匹亦不過二三嘗製一衣爲先君服之又爲一大衾使淵兄弟共之自先母之亾迨今二十年矣櫝而藏之有弗忍御今又合先君毳袍儲焉于以見先君先母其儉其勤皆可以法于後裔苟使之泯然不傳則不肖孤之罪也大矣古之人過桮棬則思其親其所以思之者口澤

之氣存焉耳然以衣與衾而較之豈不尤甚于桮棬矣乎葢我先君先母身之所親手之所就實在於是卽而觀之其動容周旋無不具著于斯何可一日而少忘哉此不肖孤所以泣而識之也淵之後裔爲人父爲人母者盡亦取法於是乎嗚呼悲夫

評　孝思洋洋流自心血

雜説録四則　　明凌　瀚

忍之一字見於經累矣大都隱忍容忍之義多人巳相對勿施也何也必居其上焉戕殺之器也韜之久則發之大鮮不爲禍近道其恕乎恕大而忍小恕公而忍私恕光明而忍隱伏恕一過而不留忍百制而難克恕心平而氣和忍累心而動氣恕而忠焉聖人之道也何有乎忍

一言而壞萬世之心術有諸曰有之後之儒者曰學者以治生爲先務道之以利也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道之以僞也夫貧而治生恥矣矧先之乎有意

近名恥矣矧好之乎以是爲訓何所不至而又得以藉口焉夫是之謂壞萬世之心術

金不百鍊則不剛人不遭困窮百折則德不固園花先委澗松後凋物固無不然也吾所患畜不極爾畜極而通則何天之衢亨矣故君子德成存乎畜

庭有花凡品也發于秋得氣最後無麗色無芬馨一叢可三月則萬花莫及焉夫萬花何劣乎此也灼灼乎郁乎洩造化之秘色與芬襛之魄矣是故牡丹不十日而此以三月存麗則速齒則遲得之先發之盡且牡丹之不三月也噫盈虧之理可鑒哉

許 爲弦爲韋佩服無斁所謂言曲而中殆庶幾
焉

江陰縣誌凡例釋義　黃傳

首制治縣志也縣志則曷爲首制治縣制治也次彊土土宇也土宇所爲制治也次風俗治由也次人物俗圖也次名宦外也次宦達凡槩也次雜傳嘅也次異端非類也次物産物序也次括志統無統曲備也天先而地後也舊志先天星首分野有以矣不從之何也後儒之緯說也且志地而先天亦倒矣城池坊市鄉都河渠圩岸彊土物耳麗制治何也人爲也四民而巳其有遊民何也經制不古民散久矣四民之外是以有遊民也道德名節何以異全備偏曲之殊

也名節孝義何以異奇傑朴茂之分也政事功名何以異顯微小大之差也科名列矣而名節諸科之不齒何也科名所同也名節諸科所獨也有其科而無其人者備體也且幾有待焉耳虛道德何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舊志不有泰伯乎泰伯自周如吳吳當不足以繫之蕞爾江陰而滯泰伯亦過矣道德名節孝義政事功名隱逸文學之後本末之次也生存者之不與圖棺而後事定也後列女男女之序也流寓之附之人物而土居也年表列矣而名宦之不與何也職位所同也名宦所獨也科名矣而又顯宦

顯宦未必科名也封贈之爲宦逹恩數儀節與正官
同歷代之隆制也志者志其不可不志也傳奉入貲
之志之何也收之也不有以收之則逸而亂羣矣舊志
於入貲沒其名色而混注之曰承事郎承議郎且名器所加古之君子致意
焉吾欲今之君子之致意也名藝之列之有用也後
貨殖賤貨也賤貨則曷爲著之記異也孰不爲貴江
陰之貴吾鶩焉孰不爲富江陰之富吾傷焉故吾爲
之著顯宦貨殖也方技之麗乎異端何也怪幻荒惑
吾醜之故儕諸異類也非以其僧之故縣偶無人儕遂以僧復等所爲當之
諸異類則曷爲後釋道而先尼滛釋道醜矣而制行

之高非方技所望也方技醜矣而瑣尾穢惡不至如
妖尼滛鬼也古史書方伎亦卓矣奈之何其醜之古
之所謂方伎非吾之所謂方伎也古之方伎藝與術
一之如華佗左慈之類吾之方伎藝與術析之也如神醫名巫巧匠良
冶之類謂之名藝燒煉符水詭戲變幻之類謂之方伎十綱者五一而已人之
類五出焉何也詳之也品之詳則擇之審後之君子
思所以自附焉叙沿革譜離合古今之世變可見也
述名宦表職官司牧之才否可知也遺事具曲全之
制遺文總無附之辭變異災祥也吾於是乎考政焉
物怪也吾於是乎窮理焉記大事舉要也學者務知

古之君子於是乎具目焉諸志之序例次第諸志之志也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在吾欲後之人有考焉終之以雜辯何也錮異說也異說之害正放之則已如何其錮之甲排而乙招燕拒而趙納吾懼其既去而復來也故暴而錮之耳嗚呼豈好辯哉

評　俱是古法古調今人罕有

秦吉了述

明戴于庭

閱邵氏聞見録稱瀘南有鳥名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貨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絶食而死夫禽鳥之能言者若雀言覆粟鷄解談玄鸚鵡能誦經鸜鵒剪舌彷彿效人語事皆奇怪而忠義不存焉若秦吉了此言辭嚴義正至今讀之猶凛凛有生氣此忠臣義士之言而豈凡禽野鳥之言哉又絶食而死行足掩之不徒空言之是後尤事之難能而可貴者嗟乎李陵衛律獨非漢人哉禄于蠻夷甘心臣僕而恬不之怪愧秦吉了多矣然則秦吉了形禽也而心則烈丈夫之心矣李衛之徒形人也而心則鴟梟之心矣造物者亦曷嘗分靈蠢偏全于其間哉亦由其自靈自蠢自偏自全而已爾愴然傷感因述其事以誌警焉

評　妙論有關世敎

10065

中华古籍保护